

通志臺經解

0712
1411
384



門
卷



論語集註纂笈序說

史記世家曰

史記之書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

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

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之

夫子始末故節其事不文孔子名丘字仲尼而丘頂故

大略入序說疑者不為名禱於尼丘其先宋人姓孔子六

名山本姓解曰顏氏禱於尼丘其先宋人姓孔子六

世祖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氏自父叔梁紇下沒

孔父為宋督所殺子孫避禍奔魯

母顏氏在名徵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

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陳將侯反論語作野

夫故生於陬大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丁文

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

通志堂

論語集註纂笈序說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

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余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蒸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貴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堂

為司職吏畜

許又

蕃息職見

音現

周禮牛人讀為

楫

音持又餘式之式二反

義與杙同

杙式反

蓋繫養犧牲之所此

官即孟子所謂乘

去聲

田

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織織謂之杙可以繫牛織人者謂收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

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

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荅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

去聲下同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

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

許規反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金氏曰按魯自三家

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
 政交鄰可耳土無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防其
 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
 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
 易墮矣然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
 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疆
 而或亦邊齊之地也雖然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
 三都而不盡則其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
 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也言也三家者於孔
 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
 國政將暮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
 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孔子之仕蓋謂其或可以
 行耳而謂孔子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魯則未也學
 者忿墮聖人之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魯則未也學
 正卯墮三都為夸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金氏曰按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
 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

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
 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
 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足
 以反是獨立此小人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子
 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子
 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猶不道
 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
 為此說以夸其權耳按朱子之言如此與預聞國政
 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與預聞國政

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

之郊又不致膳煩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
 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
 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
 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

論語集注卷之九

三

通志堂

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
 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
 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
 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
 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
 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
 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失涉有葉公問

荅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
 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
 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
 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
 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
 魯衛兄弟及荅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

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

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

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

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

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

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

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金氏曰按文翁

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

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

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

宮縉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

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幸伯虔公孫龍曹卣

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廣潔蘧瑗宰公黑公

西畿懷馴赤冉季石處左郢伙黑商澤任不齊榮旂

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中黨步叔乘子

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

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十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

辛酉子路死於衛事見哀十五年十六年壬戌四月已

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水經泗水逕魯

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注孔子冢塋百畝冢

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

為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

子

子

子

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

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

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氏曰此段乃何氏

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

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自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始

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音朔下同飛

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說

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

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扶又反思

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

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名良佐字顯曰時習者無時而

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立時習也坐如尸立

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古者祭必有尸祭男用男尸祭女則女尸皆服卒者之上服不用賤者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用孫孫外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同姓成喪者謂成人有子孫如祭神祭山川皆有尸

有芻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芻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尹氏名焯字彥明河南人程門高弟學在

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

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愚謂及人而樂者

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

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

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

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

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

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

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

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

箋義謝說大意本韓愈送王秀才序詞

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湮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朱按

子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入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千家出車一

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千家所能給也

馬融千乘之說依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為說窺見孟子首章包

云古者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蓋依正制孟子大國地方

百里之說而傳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

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左傳農隙杜注謂各隨時事之間也言治國

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

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

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

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節卦象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

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

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

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芳

反亦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

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

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

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

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

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

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

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衛人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去聲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

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

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

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

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

子

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

去聲

為善則難故學

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扶又反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

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

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

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

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

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

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

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家語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之抑反

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去聲和厚也良去聲易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

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

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

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

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

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

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

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

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紫陽格言文公於藏書閣下上書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敬夫名棫號南軒廣漢人夫子至是邦

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

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聲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字如雖善亦不得為孝
 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
 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七容容不迫
 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
 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

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

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

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

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禮勝則離樂勝則范氏曰范氏名祖禹字淳夫凡

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

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

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以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索隱云墨子書有文子問於墨子云云文子夏弟子也如此則墨氏在七十子之後楊朱見於莊列二書老子弟子也與梁惠王同時洪容齋五筆云墨翟有書其畷見於孔叢子楊朱

無書其病
見於列子

亦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

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

樂亦音洛循理六字出董仲舒策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音蓋

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

貨又史記貨殖傳云七十二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

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奧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

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

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

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不求造七到道之極致亦不可驚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
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

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呂不韋春秋曰極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

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

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

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

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

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

邪魯頌駟古聲反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見禮器毋不敬見曲禮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

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

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

心之所之說文中語

此所

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

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去聲

也○程子

曰孔子生而知者而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

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
 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
 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
 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
 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
 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
 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
 用之間本心繁定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
 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此六字出史記夏紀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

君正

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
 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之漸然其心未嘗自
 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
 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
 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
 意皆放上聲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仲孫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桓公適子

莊公為君而大夫不敢祖諸侯仲孫於三家為庶長三家所宗謂之孟無違謂不背音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

魯人

御為

去聲

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

從親之令為孝故語

御音

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

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

三家僭禮

按檀弓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說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

故夫子以是警

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

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

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音滯

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

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

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

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通志堂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十卷反曾音增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

饌飲食並如字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三句出禮記祭義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有

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

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

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

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非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

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

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

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字先字伯忱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十毫也之差耳故

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

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

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

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

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

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然入

於其中矣

也女音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

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

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

如此則雖或未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

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符用反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

通志掌

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
 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去聲者守之約凡言
 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
 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
 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
 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
 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
 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錯錯倉故反諸枉則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

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

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剛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

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音月 軌音五兮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毛詩小戎注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

戎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此以馬之大小為節田車田獵之車乘車王路金路象路也輓

轅端橫木縛輓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

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

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

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

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

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

所因謂三綱五常

真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

所損

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

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

周尚文此三句出董仲舒策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

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

檀弓孔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為正者天之陽氣始生為

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為天統丑為正者物已吐牙唯在地中含養故為地統寅為正者以其物出地當須人功故為人統三綱五常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

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

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

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

蓋如此非若後世識

楚葉反

緯術數之學也

昔春秋雜取神怪卜筮童謠而無識

語至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及陳涉起事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以惑眾自後假託文書者有矣如漢之睦洪推說災異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皆是也至晉光武之時尤盛漢末夏賀良等作六經孝經緯書往往假託附會姦妄不經遭符秦元魏李唐屢加焚禁而書遂絕術數則如漢之京房唐之袁天綱李淳風占筮之類是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

扶音

自修身以至於

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

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

從之杜注人如佾數然疏引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大夫四八士二八季

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呂不韋春秋記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羣公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

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

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千反鏘羊

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

其為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史記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

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

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

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

本也○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語出禮記檀弓上

禮失之奢喪失之

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

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

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

食故汗

鳥瓜反

尊而抔

蒲侯反

飲為之簠簋

音甫

邊豆壘

音雷

爵

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

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

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鬲釋米捭肉加於燒豆

鼓築上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

字如

為之衰

音催

麻哭踊

音勇

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

戎狄之道也

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

不上聲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

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

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

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
 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
 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
 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
 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解音置立飲也按射之名有三大射賓射燕射侯之名亦有三皮侯米

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其容節比於禮樂而多中者
 得與於祭否者不與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其射以皮侯天子三侯虎侯豹侯熊
 侯各以其皮飾於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而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以
 鳥之棲故謂之棲鵠虎侯王所自射凡六耦餘二侯諸侯與大夫士所射王
 射畢徹虎侯次諸侯次卿大夫若畿外諸侯則大侯慘侯射侯大夫士所射王
 非畿內諸侯之比故加大以別之然止三耦畿內諸侯則但有熊侯豹侯而有
 四耦各一伸一屈畿外三侯遠尊得伸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
 伸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卿大夫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
 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之義惟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凡耦各服所
 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階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而揖旋轉當階
 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欲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降如升射之儀復位而俟眾耦
 升射亦然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勝者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下勝者襲脫決遂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
 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解立飲卒解坐奠於豐
 上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

命吾美注集卷之二

通志堂

勸飲之意以是為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莫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後素

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

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

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

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

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

學記曰教也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武王封之杞杞國名東樓公諡號也又宋世家微子

聞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宋微子名啓云聞者避漢景帝諱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

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

言矣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若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

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

祖配之也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篇亦云成王以周公有

大勲勞賜魯重祭見雍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

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

紆勿聲反

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

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

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

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

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

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

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

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金華應氏云齊戒一旬之內示精神匝乎十干之一周三與七皆陽剛而非陰雜○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

之一夏所祭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上制大夫以上皆祭五祀又祭法

云天子祭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祭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二祀曰族厲門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祭法所云蓋周制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

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

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

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

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則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

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

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

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

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音谷

也侯以布鵠以革天子三侯虎熊豹皆以其名之皮飾之又用其皮綴之中央為射之的故曰棲皮曰鵠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備故謂之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

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

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又古禮中又有主皮之射庶人為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無侯張獸皮而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又有貫革之射於軍旅用之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與此章不同一是禮射一是武射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久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本周禮春官太史下鄭注又玉藻疏天子聽朔以特牛諸侯以特羊餼生牲也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廟非禮也十六年夏五月公五不視朔公羊曰公有疾故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猶得以識音志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

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

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

濬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

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

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

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

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

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

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

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

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金氏

曰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為主具見唐書張齊傳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

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廿誓曰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以帛書社主以行弗用命戮之於社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

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其木也宰我

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說苑言管仲築

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

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注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

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謂之樹此句出爾雅注云小牆當門也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

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注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篋坫形外方而中小圓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言深矣或人不知而疑

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

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

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

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修身正家以

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

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

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

不復宗齊

左傳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

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本左昭二十一年晏子語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

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本樂記師乙語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偏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

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

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出禮記檀弓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木鐸金口

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禮有金鐸木鐸言亂

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

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

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昔片征篇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語錄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目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美者聲容之盛

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

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

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見書仲虺之誥武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

欲所遇之時然爾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

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字如天下亦仁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去如字下同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不仁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

謂掾俞綸反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

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魯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文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愚按此亦但

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

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

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

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

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

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

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

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

去聲

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五年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士薦退而賦曰狐裘廣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

音狂自恣乎

莊子山木篇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以為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集註乃反其說

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

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

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何○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

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金氏曰此周禮疏文也

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穆不已。見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見乾卦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所

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諫也勞而

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熟同古熟字未從火後來方加諫

父母怒不悅而他達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踈不惟

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

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

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

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福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揚子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

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

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去聲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昌者反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目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伯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笈卷第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弟子傳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魯人妻為之妻如也縲黑

索也紲紲問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

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

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扶音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又名适字子容諡神至反

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

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免禍於亂世也事又

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女孔聖世紀云上官氏一歲而生伯

魚公冶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即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生孔子也孟皮之女妻南宮縉弓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疑云云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

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

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子賤之姓當作處音伏家語宓音密史記宓與伏通濟南伏生即其後

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

取友以成其德者

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十一人

故夫子既歎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

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方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音甫鬼此爾雅釋器

文然明堂記曰夏后氏之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則是又商斲而夏璉木詳孰是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皆宗廟盛于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

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

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

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

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

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家語字子若蔡人史記云字子開魯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甸即十里為成成則兼旁加三十六井甸止言正賦六十四井也旁加之夫止治溝洫疆界不與出兵之數春秋

傳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古者四井為邑邑凡三十二家千室之邑蓋積而計之也百乘卿大夫之家古注云鄭注大學百

乘之家有采地一同百里之地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百里之國開方計之其地日成出車百乘也宰邑長上聲家臣

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可使與賓客言周禮有大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

朝覲聘問之事大曰賓小曰客為君臣之別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余例反所

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

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智二反

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

屈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

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鏹莫管反也言其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

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

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毘祭反

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寐自棄孰甚焉故夫

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

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

居隘反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

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

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

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枨弟子姓名魯人金氏曰史記家語有申慾多嗜時利反慾也

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

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

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

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

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故或

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

賢偏反下同

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

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

扶又反

有所聞而行之不給

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

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

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

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

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乙反左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

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穽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為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其為人如

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

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

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史記索隱子產鄭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

譜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以其出於公族故氏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忽域反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

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金氏曰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是強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借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差不得踰修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謂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井田水陸界限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意故子產修正之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則相及慶賞相共

○吳氏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左文三年秋八月丁卯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三不仁也爰居三不知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史記索隱考嬰諡平字仲事齊靈莊景之世程子曰人交久

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疆字子臧辰其曾孫諡文莊文之間為大夫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元龜出蔡地因名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

梲梁上短柱也爾雅梁上楹謂之梲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

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

即此事也箋見上章○張子曰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為藏龜

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奴口於音

菟

音徒左宣四年初若敖娶於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

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

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直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杼弑其

君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

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

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

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去聲下同

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

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

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

難唯其當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

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

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

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

王猾戶反夏之事左莊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鬪穀於菟為令尹僖

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成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

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

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平楚鬪穀

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街壁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

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

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

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

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計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

之義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

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按襄公二

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則其不仁亦

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論語集注卷之三

通志堂

去聲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子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杜註聞公自侯病故也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

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

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

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意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

惑之驗歟左文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是以君子務窮理

而貴果斷都玩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知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杜氏曰按左傳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

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也則莊子嘗速事成公矣至僖二十

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

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

註云然未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

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

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

也左僖二十八年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

也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及晉敗楚師

於城濮衛侯懼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翹于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甯子職納豪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魯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秋乃釋衛侯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俗作非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金氏曰史記載夷齊名若字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乃緯書附會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

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

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

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史記高帝紀尾生孝已之行顏師古注即微生高也又莊子注亦然素有直名

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

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

左昭二十四年己惡而掠美為昏諸本掠音亮○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

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

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于馬萬鍾從可知焉故

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鄧名世考氏姓書謂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

春秋者乃左氏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

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見說辭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且反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

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鞅音的以御馬而不制牛人皆知羈鞅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鞅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

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馬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

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劉向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而欲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亦非夫子所譏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義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下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 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

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

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

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音預焉如鑑之

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

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尊反於已者

不使萌於再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瑗字翼之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

伊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

史記傳受業身通者七十

有七人注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

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故

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

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

六斗秉十六斛

周禮稟氏為量量之為鬲容六斗四升鬲深尺內方外圓象天包地外鬲釜同又按儀禮歸賓饗餼篇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六數曰秉則五秉今八十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

周禮地官遂人則以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而大司徒之職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郊內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

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鄭司農云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亦異其名言常祿不當辭有餘

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

子曰夫子之使如字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夫子使去聲義也

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

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

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

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駢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見記角角周正中去聲

犧牲也月令仲秋命宰視循行犧牲視其具量大小視長短純色曰犧體完曰全視長短者工制六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周正者即長短全具之義中犧牲者中程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

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此語本

語亦言其生於不肖之故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

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

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

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

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鄧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

間也間平聲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

徒玩反

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

此幾平聲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

都玩反

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魯人

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

與境同

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

平聲

使

去聲

者善為已辭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

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

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

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

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

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

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

既無先見之知音去聲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

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魯音

有疾先儒以為癩

音淮

子精神篇子夏大明伯牛為厲厲即癩也

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

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

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北牖之牖或為墉

時伯牛家以此

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

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

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

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

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互音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

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

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

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

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

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

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

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

說芻豢音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

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二十四

際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下同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

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

或昧焉故夫子語御音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廿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

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王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五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五宰者亦然也飲射讀法胡氏固詳之矣又按羣書百考云州長每以正月正歲及春秋祭社屬民讀教法一年凡四黨正於四時五月朔及春秋祭禘及正歲屬民讀法一年凡七族師每月朔及春秋祭醴屬民讀法一年凡十四是州長四讀黨正七讀族師十四讀一年之間凡二十五讀法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

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

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

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

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

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左傳稱孟之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

子反者是也箋見篇首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丁練反

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

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謝氏曰人能操平聲

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

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

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待也樂

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周禮夏官職方

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詳見五穀不分箋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

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

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以上之上上聲 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

去聲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也
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動而不括出易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繫辭下註括結闕也動而無結
闕之患也闕五代反與礙同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

盡矣

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乘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正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三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大抵從簡尚功之意備見齊語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

禮特牲禮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馬融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或曰木簡

見於漢急就章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

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

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

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

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

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力去聲見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去聲要也畔音佩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

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世家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見之禮答焉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以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

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以為夫人至大夫皆郊迎執贄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又士相見禮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鴈見夫人亦當然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

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襄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否謂

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

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言以

誓之欲其姑信此一深思得之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

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

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

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

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

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夫音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痿於危反 痺音卑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如字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

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

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扶音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

去聲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

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時豔反爾瞻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

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
 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
 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
 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
 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